

营口党史资料选编

Aut 7/1936 / 1502

第二辑

中共营口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王家善起义

专辑

中共营口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一月

责任编辑 王 博

编 者 崔化桥

营口党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

(内部发行)

1988年1月出版

主 办 中共营口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印 刷 盖县站前印刷厂

封面印刷 营口市新华印刷厂



在营口起义的原国民党五十二军
暂编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



参加营口起义的部分当事人合影：

前排左起：1、高文浩 2、张海涛 4、张作孚

后排左起：1、沈锡良 2、刘凤卓 3、母世忠

摄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王家善起义史料座谈会》

目 录

王家善起义始末 崔化桥 (1)

·附录·

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从建军到起义经过	(61)
在五十八师内部的秘密活动	(77)
争取五十八师起义概况	(87)
身负重命 七进营口	(91)
营口起义见闻录(四篇)	(96)
营口外围的政治攻势	(104)
出城谈判	(107)
河湾举义 走向光明	(113)
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起义前后的一些情况	(115)
回忆营口起义	(134)
王家善事略	(141)
五十八师内情实录	(149)
跟随王家善起义回顾	(152)

冲出反动营垒前后	(159)
五十八师后勤和军需供应情况	(162)
五十八师新闻室简介	(165)
起义前夕布疑阵	(167)
紧急城防会议纪实	(168)
三道沟香铺哗变记	(172)
王家善暨五十八师全体官兵起义后 的全国通电、电文称	(174)
《东北日报》摘抄	(176)
原国民党五十二军暂编五十八师部分起义军官名单	(186)
王家善先生追悼会悼词摘录	(188)
后 记	(189)

王家善起义始末

崔化桥

一九四五年“九·三”胜利后，东北地区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三千万同胞切思亡国之痛，盼望建设一个和平统一、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陆海空军向东北大举进兵，陆续占领中心城市和战略要地，把东北人民再次推向苦难的深渊。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挑动全面内战的嚣张气焰，中共中央于九月十五日向全党发出指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命令我八路军、新四军东出山海关、北渡黄海，开辟东北民主根据地。历史进入转折关头，松辽平原拉开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序幕。从一九四五年底，至一九四八年初，经过两年艰苦奋战，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被孤立分割，困守在长春、四平、沈阳、锦州等铁路沿线的几个据点里，做最后挣扎。

伴随着战争进程，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反动营垒中一些有爱国之心、向往和平民主的进步力量，逐渐看清国民党败局已定，不可逆转。他们在思考、在斗争、在探索摆脱黑暗、走向光明的道路。驻营口的原国民党五十二军暂编五十八师，就是在这种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由师长王

家善率领光荣起义，投入了人民的怀抱。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农历正月十六）晚七时，三颗照明弹在滨城上空升起。十里长街，一片通明。枪炮声、喊杀声打破北国早春的沉寂，全城陷入一片鏖战之中。国民党五十二军暂编五十八师万余官兵，在我辽南独立师、营口县大队配合下，向五十二军前进指挥所（主任郑明新、少将副军长）、交警总队（队长李安、少将）、伪公安局、宪兵队、团管区等驻营口反动武装发起总攻，经过六小时激战，于二十六日凌晨解放营口。

王家善率部起义，至今已四十周年，营口人民深切怀念这位深明大义的爱国将领，深切怀念那些肩负重任、出生入死为策动这次起义作出贡献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四十年来，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王家善起义事件的真实面貌还不为众人所知。王家善先生于一九七九年病逝了，参与起义的有关人员健在者多年事已高。为“抢救”这一历史资料，从一九八三年六月以来，中共营口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和营口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共同协作，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在起义有关人员的大力协助下，终于查清了王家善率部起义的始末。现编缀成篇，以飨读者。

第一章 下辽南充当炮灰

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东北行营（后改行辕）积极推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妄图抢占东北。由于国民党的嫡系部队远在滇缅边界一带，一时难以输送到全国各战区。国民党东北行辕出于军事急需，匆匆忙忙收编伪满残余武装充当内战炮灰，组成了东北保安总队，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总队，各为暂编师的建制。一九四六年四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收复长春，生擒保安第四总队总队长陈家祯（少将、原东北军张学良部下）及该部主要军官。五月六日，东北行辕授王家善（1）少将军衔，接替陈家祯职务，重新组建保安第四纵队。

保安第四总队隶属东北行辕，人事、后勤供应由东北行辕管辖，作战行动受长官部指挥。从四六年五月上旬起，王家善扯旗招兵。原保安第四总队的散兵游勇、吉林各处地主武装、长春四郊的无业游民和破产农民蜂拥而至，伪满长春军校的一些学生也慕名来归，不到两个月就恢复暂编师的建制（官兵约计一万余人），这些就是后来暂编五十八师的老班底。虽然这支部队的下属五花八门，但各级军官和指挥系统的中坚大多是王家善的老同事、老朋友、老部下和亲戚、学生。因此王家善还调得动、叫得响，有一定的号召力。

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战场大举进犯，新一军、新六军、新七军、青年远征军等嫡系部队四面出击。

注：（1）王家善，字积之，黑龙江省巴彦县人。

北至德惠县、松花江沿岸，东至安东、临江外围，南至庄河、岫岩均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六年十月，保安第四总队奉调从长春南下，驻守凤城、大孤山、岫岩一带，替国民党嫡系新六军站岗放哨，警戒后方兵站和运输线，受新六军第十四师节制，由该师副师长许颖坐镇岫岩指挥。在此期间，许颖怂恿部队骚扰地方、拉夫抢粮、强奸妇女、袭击解放区人民武装、屠杀区乡干部，犯下了许多罪行。当时东北行辕、长官部为了虚壮军威，指令新六军第十四师对外扩大番号诡称十四军，王家善所部也随之水涨船高，得到一个独立第九师的头衔，但内部行文仍用东北保安第四总队。

四七年春，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在我“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沉重打击下，纷纷放弃外围据点，向中长、沈山等主要铁路干线收缩。六月上旬，我辽东军区、辽南军区向安东（今丹东）盖平（今盖县）发动了春季攻势，国民党新六军匆匆撤往沈阳至锦州的中间地带。许颖命令独九师坚守防地，担任阻击，然后再集结收拢向辽河以西、锦州以南地区转移，开展游击战，钳制解放军行动。王家善识破国民党嫡系妄图借共产党之手消除异已的阴谋。六月六日（农历四月十八）急令各团、营火速从驻地开拔，逃出我军包围，到大石桥一带集结。此时，营口、大石桥两地均无驻防军队。市内国民党显要人物早已逃跑，各界人心惶惶，处于无政府状态。于是王家善向国民党东北行辕、长官部发出请命电报，电文大意是：营口系东北战略要地，是辽河东西交通咽喉，也是沟通内外联系的第二干线，建议固守，独九师愿担此任。王家善毛遂自荐，长官部和行辕顺水推舟作人情，任命王家善为营大地区（营口和大石桥两地）指挥官，给国民

党嫡系充当外围屏障。同时，东北行辕任命黄埔系退役中将（一说少将）袁鸿逵为营口市长，以控制王家善及其部下。

独九师集结完毕，分配防务。王家善命一团（团长贾绍华，上校）、二团（团长史维中，上校）守营口，三团（团长戴逢源，上校）驻防大石桥。王家善率师直各部设司令部于营口原“满洲国银行”（现中国人民银行营口市西市办事处）。至此，跟随国民党嫡系东跑西颠，转战一年之久的王家善，总算有了一块落脚之地。

从四六年一月国民党五十二军二十五师窜犯营口地区起，继之有七十一军八十八师、六十军一八四师及九十三军暂二十师先后轮流在此盘踞，独九师的降临已经是多灾多难的营口大地上的第五群祸星。营口十万同胞的命运如何？独九师官兵的前途如何？不久即会作出历史的裁决。

第二章 困孤城难逃厄运

独九师各部分配防务既定，王家善命令加紧构筑城防工事。正当王家善想缓口气的时候，我辽南独立师、营口县大队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下旬（端午节前）向大石桥发动突袭，并分兵一路佯攻营口钳制独九师主力。驻守大石桥的戴逢源团仓促应战，因戴正在病中，各营不相统属，结果溃不成军，损兵六百。戴逢源被围困在车站附近的团部楼内，欲举枪自尽。赖有部下班笠夫（又名班海）舍命相救，背着他突出重围，余部经由牛庄、田庄台绕道逃回营口。大石桥失守，营口变成一座孤城，防守更加困难。尤其令王家善担忧的是，大石桥刚刚打响，营口尚未进入战斗，市长袁鸿逵便逃之夭夭，溜回沈阳避难去了，引起军政工商各界人心浮动，全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大石桥地处军事要冲，是沟通辽南与东北腹地的交通枢纽。在东北行辕、长官部的如意算盘上，将来待机打通南满铁路，大石桥是一个理想的前哨阵地。如今轻易弃守，有碍大局。长官部命五十二军军长覃异之前往营口，申斥王家善治军不利，责令他在一个月内重建三团，待机夺回大石桥。

王家善选派得力部下中校牛匡时任三团副团长，少校刘凤卓任团附，少校林春武、杨信（王家善妹夫）、高叙清任营长。原三团团长戴逢源虽临阵失机，但他是这支部队中的元老，与王家善交情甚深，仍保留团长职务。戴逢源、牛匡时派人四出活动，收集被打散的原三团官兵，又在营口市

内、田庄台、太平山等地招募一批新兵，总数达一千六百人，基本恢复了原来建制。

市长袁鸿逵逃走后，行政首脑空缺，东北行辕电令王家善兼任营口市长和城防司令。进入七月，独九师军粮不足，食用日紧，士兵仅能每天两餐度命。七月五日，王家善以市长名义发布催征军粮公函，同时以城防司令名义征调民夫抢修城防工事。

营口在军事防守上并非福地洞天。它前临旷野，无险可据，蒿草茫茫，芦荡萧萧，给王家善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它后依辽河，水深流急，无桥可渡。虽属天堑，但对王家善来说利害兼半。倘遇战事，河北沟帮子走廊的国民党嫡系部队坐视不救，独九师则难解孤军背水之忧。营口外围原有一道土墙和零星碉堡，因战乱失修已残缺不全。王家善先后共征调民夫十一万人次，耗费巨资，从东部牛家屯旱河桥起，中经东卡子门（现劳动商店北侧道口）、欢心甸、太和庄、配水地（现昌盛街）、通惠门（现轮胎厂门外）、启文门（现石油化工厂南）、扬武门（现元件一厂南）等，至得胜门（现得胜桥）、西潮沟，修筑一条总长达二十华里的防线。这条防线由土围墙、人工河、钢筋水泥碉堡群和火力点构成，八月中旬基本完工。王家善在营口市各界要人陪同下，视察了防线情况，非常满意，于八月二十日上午十时，召开了“城塞告成各界庆祝大会”。此后不久，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接替熊式辉）电令王家善，废止东北保安第四总队和独九师番号，改称暂编五十八师，划归国民党五十二军建制。

在王家善重建三团期间，我辽南独立师于大石桥全歼从

北宁线来援的国民党独三师（两个团，另一个团留守锦州）。独三师也是东北行辕收编的一支地方杂牌部队，但装备比五十八师稍强。该师师长王景南，骄横跋扈，目空一切，自诩为地方军中的王牌。他率部进驻大石桥，严密设防，以为万无一失。其实这支骄兵更不堪一击，在辽宁独立师的勇猛攻势面前旗倒兵散，一夜之间死伤殆尽，师长王景南只身逃离战场，侥幸活命。

独三师的覆灭，在王家善的心中投下一道阴影。他认识到，解放军的实力不可低估，固守营口前途未卜。

夏秋之交，我辽南军区、辽东军区攻击重点在海城以北的鞍山、辽阳一带，营口外围处于相对稳定的僵持局面。这时，王家善把日常军务委托二团团长史维中处理，自己每天用半天时间坐在市政府办公。想趁局势和缓、军心稍定之机，调集人财物力，修整市内公路干线，疏通辽河航道，以招徕关内容帮和外国商人，振兴营口实业。然而冷酷的现实毁掉了王家善的梦想。他辛辛苦苦筹集二十万元资金准备修市内公路，工程尚未开始，十几万元便不翼而飞，被贪官污吏装入私囊。王家善感到，这样的政权、这样的政府，已经是痼疾沉沉，病入膏肓了。他既然名为营口市长、城防司令，集军政重担于一身，只好硬着头皮在风雨飘摇中支撑着这座孤城的危局。

一九四七年十月，我军秋季攻势开始了，十月三日收复海城，十月八日夜猛攻营口。辽宁独立师对东起牛家屯、西至通惠门的五十八师一、二团防地轮番攻击，先头部队突破人工河，进至围墙下，迫击炮阵地推进到刘家窑、王家窑（现冷藏箱总厂院后）。敌我双方短兵相接，战斗最激烈

时，五十八师二团防线有三分之一被辽南独立师突破。这时，炮连指挥官请示王家善，要动用军火库内的二千五百发窒息弹。王家善说：“国共是兄弟之争，使用化学武器太残忍了……”他拒绝了炮连指挥官的要求，急电东北行辕求救，同时请游弋在辽河口外的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派舰队火力支援。东北行辕命令驻扎在河北沟帮子走廊的国民党嫡系交警三总队驰援营口，从田庄台船渡过河，立即开赴前线作战。桂永清也下令“长治号”等三艘军舰驶入市区内河，停靠在太古码头，重炮轰击辽南独立师攻城部队，封锁突破口。由于双方兵力相差悬殊，辽南独立师为保存实力，主动撤离战斗。这一激战异常惨烈，营口虽然守住了，但五十八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连级军官数名被击毙，士兵伤亡三百多人。战后的早晨，王家善在随从人员陪同下，迎着尚未散尽的硝烟视察前沿阵地。在纺织厂南门外一带，他面对战场上尸体狼藉的惨状沉默不语。他十分惊异，辽南独立师既没有重炮掩护，也没有舟桥部队，何以能突破四、五丈宽，一丈多深的人工河？何以能摧毁五十八师那么多钢筋水泥火力点？作为既受过专门战术教育，又受过专门战略教育的王家善，深知这次攻守战侥幸取胜，完全是借助交警总队的生力军和海军舰队的强大炮火，否则他将得到与独三师师长王景南相同的下场。此时此地的王家善，在军事上仿佛是一个胜利的将军，而在心理上已成为战败的俘虏了。

秋季攻势之后，交警总队留驻营口，城防力量得到加强。东北行辕在军事困境中看到王家善还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于是玩弄伎俩，怀柔拉拢。一方面利用电台广播和报纸宣传为王家善吹嘘鼓气，说他指挥英勇，营口防务固若金汤

云云。一方面开出空头支票，答应给五十八师军火补充等等。营口市区笼罩一派欢庆“胜利”的气氛，军警宪特群丑鼓噪，歌舞升平。逃跑市长袁鸿逵也衣锦荣归，前来复职。仅此一例，国民党政治腐败可见一斑，危急时杂牌卖命，太平时嫡系享福。

袁鸿逵的卷土重来，在营口国民党军政之间埋下了互相角逐的伏机。原来王家善企图振兴营口的想法，从此已经成为泡影。